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叢要

集部

甫田集卷二十八

六至

詳校倉候補通司經歷臣郭祚熾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七千三十六

集部

甫田集卷二十六

明文徵明撰

行狀四首

明故嘉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沈公行狀

曾祖溢

祖洪

父傑封奉直大夫晉州知州

母張氏封宜人



本貫蘇州府長洲縣尹山鄉沈林年六十

九狀

公諱林字材美世為蘓之長洲人自大父而上並以朴
茂脩正為里善士至奉直公尤植義明法稍被推擇從
事郡中尋自解歸後以公貴封奉直大夫晉州知州母
張氏封宜人公生秀朗岐嶷少即勵志于學從吳謙先
生授易選補縣學生益精進不懈摘經綴文粹然理勝
戴簡肅公按試邑中羣諸生而首列之公時甫弱冠又

起齊民人無知者及召見儀觀脩偉進止詳雅公益嘆
異是歲成化甲午遂中應天府鄉試辛丑登進士授晉
州知州州在畿輔民惰而貧百務怠弛公至首為安集
繁繇橫賦以次罷行乃教之樹畜民用充實而誕章敷
化俾即于理一州三邑之民尸而祝之曰吾乃今知有
父母之愛也御史杜忠上其績誥授奉直大夫馳封其
父母若妻皆如制弘治己酉陞南京刑部福建司員外
郎辛亥陞本部湖廣司署郎中癸丑真授本司郎中公

宅心仁恕雖官法比而審畫詳慎必求當允未嘗竒請
他比以傳致人罪尚書賢愛之俾詳諸司奏獄歷數年
所平反甚衆屢考優最丙辰陞四川順慶府知府順慶
去京師萬里民獷而好訐尤習佞鬼覘巫縱誕莫為緒
正公首下令禁之有殺人獄歷數政不決公一訊得之
繼發姦民之並緣假托者悉抵于法他獄訟皆隨事決
遣雖株連支綴未嘗數日留也由是政平訟理民用孚
悅益劬農振業謹輸將時旱潦民既安戢歲亦比登乃

篤意教化視郡學隘陋弗稱且文廟右列非制遂徹而
新之建御書樓增置誦舍製樂器設樂舞生規制宏偉
物數咸備又以餘力脩復南充縣學於是集諸生教之
躬自程試俾皆有所向方士亦翕然奮于學吳文定公
寔記其事在郡數年脩創公私廨宇無慮數十築城隍
治道路所費無限而官民不擾人至今稱之都御史林
元肅御史曾祿陳珀相繼以賢能薦弘治乙丑陞雲南
右叅政公所分地適當邊徼俄聞安南連兵內向遠近

驚擾鎮巡大臣謀治兵應之公亟止之曰彼無釁何得
內侵或自有所事不可知即萬一事出意外某請自當
之即馳至境上果自相讐殺耳土官鳳英以功授叅政
散銜素驕悍昧事大之禮時以征緬人調集省下公先
期諭以禮分俾知朝廷恩威于是英伏謁如制他所施
設多類此會按察司缺官公承委緒理疏扶推摘務盡
情寔而搜剔蠹弊略盡囹圄為空都御史吳文度御史
陳天祥周雄交章論薦皆不報正德己巳陞山西右布

政使先是公以入賀萬壽節至京逆瑾方用事惡公不為禮遣中尉躡尋其過攔撫無所得乃以出滇時傳置非宜文致其罪遂落籍為民庚午更化再起為廣西左布政使凡所以治廣西者一如雲南而扶微興壞政以敷融會軍興厯積流輸不擾而辦尚書林廷選御史舒晟咸露章薦之壬申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奉勅巡撫貴州兼理軍務貴與湖蜀比壤夷獠雜居往往梟獍以逆守臣乘時勦逐雖屢折北猶時出抄掠邊人患苦之

公承制調集湖北川西數路官兵身自獎率期必戡定
先給旗榜召徠脅從散其醜類乃命將官引兵直擣諸
巢䟽捕追北務極勦滅於是鎮筸銅仁烏羅諸賊以次
削平而天生厓固二寨尤極險阻蘭石控弦不可嚮邇
公命都指揮司繼先絕其餉道伺賊困怠悉衆搏擊繼
以飛鎗火銃盡扼而殲之生擒夷酋龍通保等千人俘
獲男女牛羊器械不可勝計遂降陳家孟溪等凡九十
七寨給以閑田牛種悉復為編民事聞璽書褒美有數

年之患一旦掃除其功尤可嘉念之語仍賜白金文綺
時餘寇奔迸四出或以聽撫為名以規免罪責湖廣守
臣信之作格苗錄以傳公曰此逋寇不戢方為內患乃
侈張其事耶移文守臣俾為警備咸不以為然俄復嘯
聚為亂流劫境上公復調集民兵勦平之先是劇寇廖
麻子閩蜀中公念貴為蜀垂徼賊所出入窮必迸逸屬
方有夷師乃先期距塞與蜀犄角互為聲援賊竟不得
出蜀功倚成焉時諸寇雖平而土官玩習縱誕往往賊

殺倡亂宣慰使宋然傑傲首禍公奏革其職仍奏建總
府於省城令貴竹水東等五長官司洪遙等十三馬頭
及程番府所屬金筑安撫司上馬橋長官司龍里衛所
屬大小平伐二長官司並隸焉置二縣分治其故地其
四十八枝頭目青山等寨龍筑等長官司畢節等驛仍
隸宣慰使萬鍾改置諸長官為流官悉隸貴前二衛諸
土舍悉令占數為編戶又猛狝爭奮長官王通以爭地
讐殺無辜公奏調官兵遣叅將洛忠相時勦殺通懼乃

悔過聽撫山州土官同知蒙政妄奏本州因改設流官

人民竄伏事下鎮巡官議處公奏流官之設民夷帖伏

蒙政所為梗塞特是盜權市恩欲肆侵漁耳不懲無以

令諸夷且動搖衆心非便朝廷竟從公言自是境內偃

帖莫敢有異志癸酉奉直公卒公奉乞守制是歲十二

月代還乙亥張宜人卒朝廷皆遣官諭祭丁丑服闋會

山東阻饑有詔起公于家俾巡撫其地先是公在師勞

殫繼遭家艱哀毀踰制遂得末疾比被召命至中途加

劇上疏自陳老疾不堪任使乞放歸田里以全晚節朝廷惜其去久乃得請仍給驛以歸閔四年辛巳十月四日卒于正寢距其生景泰癸酉六月二十九日享年六十有九某年月日葬吳江縣羅字圩新塋公娶計氏生子男二人知剛知柔俱國子生女二人適引禮舍人史相國子生張秉仁孫男四人大謨以公蔭為國子生次某某孫女二人公為人剛正有守雖不為高亢而子子自將不肯媿姻隨俗初筮仕時或憐其少未更事不

堪有司教之隙趨以獵美官公笑曰欲圖事君而先欺君可乎竟就外補以去及積忤逆瑾禍出不測家人恒擾且懼為二老人憂謀入賄解免寮屬相知者亦勸之公曰死生命也僥倖苟全如虧名節何堅拒不從比罷怡然就道家居未嘗自悔所至持廉不私羨餘公堂錢悉貯官帑或用以葺廨舍供具賓客而已罷山西時在官甫月餘俸入單竭同官知而贐之悲謝不受單車就道或缺頓舍蕭然不以介意性尤簡靖居常進止有度

端坐終日未嘗跛倚與人處擇言而發或相對無一語
然情意融暢不為岸谷始見者莫不嚴憚久皆親戀不
捨平生未嘗干人以私人亦不敢以私干之郡邑非公
事未嘗輒入居官平易不事矯飾以取赫赫聲既去民
輒懷之順慶之士嘗祀公郡學既而父老以不便瞻謁
請于御史盧公別建生祠于學之西至今士夫稱賢守
必曰沈公沈公云晉州之民每遇鄉人必問公起居或
仕宦道出吳門必求其廬拜謁而去公孝友純至事二

親必求意適家居雖燕處未嘗南向既貴且老孺戀依
依入蜀時年甫四十念親老留妻子侍養自是終其身
不復以家自隨及居喪已踰六十獨處中門之外者七
年哭踊摧毀遂以沈頓一弟麓少則教之問學既長勗
之以義同居怡怡中外無間言及自蜀歸麓已生分外
處公亟過之坐室中潜然出涕曰吾止一弟忍遂分異
耶其待族屬尤有恩義教諸子必導以善而身率之不
事言說不加諂讓而閨門化之嗚呼若公者豈古所謂

醇德實行者乎公生平無他嗜好惟喜讀書居常手不
釋卷為文務理勝間為小詩亦清潤有思所著有學鳴
前後稿滇南紀行錄貴竹行稿遣懷拙稿奏議總若干
卷藏于家公少與先君同學繼復同朝相好某以契家
子數得接待知公為深及是二子遂屬某為狀謹為叙
次如右惟立言君子表而著之他日太史氏或有取焉
資德大夫正治上卿南京刑部尚書劉公行狀

曾祖廸吉

祖謙海累贈資政大夫南京刑部尚書

考宗政累贈資政大夫南京刑部尚書

妣張氏累贈夫人

貫江西新淦縣橋埠灘人直隸蘇州衛籍
居吳縣鳳凰里劉纓年八十二狀

公姓劉氏諱纓字與清號鐵柯其先清江人裔出宋集
賢學士原父其後有諱持矩者仕元為江西行省都事
因徙家新淦之橋埠灘遂為新淦人國朝江西內附持

矩之子雲芳以尺籍從隸蘇州衛雲芳子迪吉迪吉二

子次曰謙海讀書有行義代兄戍吳遂留居吳中公之
大父也父曰宗政娶張氏以正統七年壬戌八月五日
生公於吳城鳳凰里礪硤英特資復穎異少從鄉先生
賀復菴學先生亟稱之既而受易於夏璿先生精研淬
礪不拘拘於師說而剽刺涉獵卓見端綽為文操札疾
書未嘗致思視他人追琢衍繹方事竚礙而公數百言
已就所作明暢英發以儒士再試不利乃入縣學為弟

子員成化辛卯中應天鄉試戊戌中禮部試廷試賜同
進士出身己亥授湖廣武陵知縣武陵為常德輔邑地
大而繁公少多更涉習知民隱至於胥吏乾沒並緣請
屬之情咸悉其故故視事之始展來錯事無不當允縣
多隙地民情不知概種又貧什器多不備公處業賑贍
務盡民利由是民知力本歲亦比登先是有長賦者亡
粟若干石郡坐以侵官帑法死公執不從當以亡失既
而獄上上官閱其牘曰此良法家也卒從所擬明年庚

子母張夫人卒公即日解官持服服闋改知山東兗州之滕縣縣小而僻素多盜荐被荒歉椎埋狼籍更數政益敝不治又其俗狠鬪器訟公拘撫精敏刃迎節解剖析明暢而軌道要束皆中肯綮一時莫不驚服向化盜亦衰止藩臬使者咸稱其能尤為司徒許公進所知丙午召入為河南道監察御史檄巡東城兼督視京倉不事摘挾而繩軌攸當宥弊罔匿戊申孝宗皇帝登極改元弘治公多所論奏皆隨事救正達於大體是歲奉命

按福建嘗閱沙縣因有鄧釗者坐謀殺父繫獄同時麻
冕張成富皆坐死公視其所荷校皆新翻閱牘詞多支
贅且事發無主名而牘尾云云類隱語曰豈據匿名書
成獄耶悉索前後訟牒果得匿名書于吏廨故牘中蓋
釗父以負貸自刎其姑之夫陳富利釗產欲奪之故為
此陷之以冕等其所親昵併及焉前時有司實傳致成
獄其後讞者不欲更異又惡軌法故首鼠其事公既閱
寔即破械釋之一時稱為神明莆田民有隨母出嫁者

判股療繼父疾有司以孝聞公判曰棄本姓而冒他姓
義已不明虧父體以濟父讐孝則安在衆服其明識時
海外諸番入貢者多挾賈貨貿市于閩監舶者利其賄
不禁或不時得賄即忿鬪成隙公謂此非來遠之道且
傷國體即下令絕不許通至今以為法庚戌還朝十一
月滿三載考最給敕命進階文林郎推恩贈考宗政文
林郎河南道監察御史妣張氏孺人辛亥再奉命按廣
東廣並海有別渚曰灣番舶交易之地地有珠市世其

業者十人豪民張政者先竄名番舶商海外諸國致番
貨直數十萬緡結中人監舶者假以公牒得捕盜海上
憑藉聲勢張甚因欲漁奪十人者之業不得悉誣十人
者為盜捕置獄中七人庾死餘三人當論決公讞得其
情並釋三人抵政死指揮倪鳳亦以捕盜椎剽海上忤
害尤甚顧鳳陰狡多養死士自衛急之恐變乃以計擒
得之竟致之法鎮守中官上言各堡俘獲幼男寄養軍
中宜從官刑以給內用而寔無其人比詔取之則旋買

良人子腐以充數腐且三百人而斃者十五所須尚千人方買之海南公聞急渡海抵瑯崖諸屬覈寔馳還則所司部五百人方艤舟德慶公亟下守巡官驗非俘獲即日散遣于是其家人感恩咸謂曰劉公寔生汝汝後有嗣宜以劉姓姓之癸丑還朝十月再滿考留掌本道事時外戚驕蹇結聯中官用事縱橫亂政公率同官上疏極言言侵中官中官故激怒上逮繫詔獄罪且不測卒賴上仁明答而不問公前後兩按大省劾罷不職官

省使郡縣守令而下三十有六人誅舞文者百三十餘人平反絞斬罪百二十三人兩侍經筵統署十一道印事皆集辦丙辰滿九載陞太僕寺少卿時馬政廢弛圉人多肆侵漁馬耗不孳又私相盜鬻遇祿印率滌去舊文更入充數公立法辨審弊為之清又探稽孳畜利病得二十事條列以聞從之己未考滿給誥命進中憲大夫推恩加贈公考中憲大夫太僕寺少卿妣恭人康申拜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四川總督糧儲兼理松潘

軍務賜璽書以行蜀去京師萬里而松潘又在荒外濱
於諸夷棧道險絕氐獠出沒為患撫鎮大臣多不親履
其地緩急惟事調遣或控馭失所往往債敗公曰吾為
大臣出鎮萬里可自逸以委勞于人耶且吾奉命督理
軍務不歷其地何以知其要害險塞以得其事情乃乘
竹兜度繩橋徧行諸寨廣布耳目以求其事端蓋諸邊
戍守城堡俱在夷中夷人與吾人連結無事則邀勝取
功事急則買和滅跡其事在夷者什三在我者什七公

為科條禁誡誕章敷化事以牧寧又有所謂賞番者凡
官府行邊恐夷人出擾有司先事置綵幣牛酒於路以
賄之謂之買路公嚴加禁戢官軍奉約束惟謹及是公
行邊軍夷帖息莫敢動在蜀甫一年屬子敝卒悲傷成
疾上疏乞歸詔予告暫還病痊起用仍給傳以歸壬戌
抵家越三年乙丑御史龔元上言劉某舊撫四川老成
諳練協于民夷年力未衰不應閒廢會四川缺撫臣吏
部即奏起之有詔仍以僉都御史巡撫四川兼理如故

再錫璽書以行會松茂疊溪木匠兒子諸番夷嘯集醜
類連兵剽劫鑿城燒棧勢甚猖獗公親駐境上相機設
策會諸路兵討之衝擊疏捕轉戰折北諸夷懼讐悉投
兵羅拜願獻甲馬贖罪列柯空龍諸寨爭斬賊首以降
凡降二十餘寨前後俘斬千餘人捷聞降詔獎勵賜白
金五十兩文綺二襲橫梁麻塔三哨嘴諸河道逼貼諸
夷每餉運輒為邀劫而衛士通番往往起釁蒲江關堡
久已頽廢列柯諸番往來結納肆為剽掠一時邊患往

往坐此公並議復之仍議各立分司設官守之自是訖
公去邊境不擾正德丁卯再滿考進階中議大夫勲贊
治尹時有詔裁革巡撫大臣凡十有一人公得旨還朝
尋奉璽巡撫湖廣兼贊理軍務先是公在蜀以夔峽水
勢湍急歲嘗汎溢覆舟傍有小徑盜出沒其間商旅不
敢行歲歉假貸湖陝大費轉輸議自夔抵荆闢為大道
公私便利至是御史王璟以聞時逆瑾方用事恨公不
先聞矯詔逮公下詔獄公上章自理會廷臣亦交章論

救得釋仍赴湖廣荆王奏蘄州守余忠擅用兵仗刻減
祿米欺侮宗室諸不法論死詔公會三法司勘問公為
奏辯得末減戊辰二月陞南京大理寺卿六月召為兵
部侍郎初崇明盜起江南諸郡繹騷時承平久兵衛耗
減殘卒莫能支所在募民兵應敵號義勇軍有司上其
數請如官軍給餉公不可曰往時王都御史借關隴民
兵討洞蠻從便宜月給米人三斗後皆藉為軍至今遺
患於民國家軍餉豈宜輕議事遂寢明年己巳公年六

十有八上疏乞恩休致有詔不允尋給誥命進階通議大夫推恩贈公祖考謙海加贈考宗政皆通議大夫兵部右侍郎祖妣某妣張皆淑人庚午陞南京刑部尚書有豪非法殺人欲行贓丐免費且鉅萬顧公不可入因公所知乘間言之公不可竟按殺之公素練于事尤長于法比然不為深文巧詆遇獄有疑率下屬吏再三讞必無生理然後付法至于諄謾渫惡必盡法無貸故所屬咸執法不敢骫濫姦宄屏息辛未兩宮慶禮成覃恩

給誥命進階資政大夫加贈祖考考皆資政大夫刑部
尚書祖妣妣皆夫人是歲公年七十再上疏乞休不允
越明年癸酉尚書滿三載三月赴部考績有旨令復職
五月上疏再乞休致有旨卿才識老成精力尚健宜照
舊辦事不允所辭六月再疏自陳老疾乞休以全晚節
有旨卿駁歷中外多效賢勞近疏乞休已有旨不允宜
照舊用心辦事八月還次揚州再申前請因遂歸家待
命有旨卿累疏乞休已有旨勉留不必再辭十月又連

上疏始得請仍詔月給俸米歲給輿皂以示優寵越十年壬午令上入正大統改元嘉靖公年八十有一會兩宮尊號禮成覃恩進階資德大夫正治上卿命有司具綵幣羊酒存問明年癸未以疾卒訃聞命有司致祭工部營葬事如制公為人亢爽疎雋明燭事幾而閑于吏政又精敏強幹事多迎解然其中有定識雖事出匆遽而銖黍紛齊較若畫一彼沈思審處者或不及也故其翕張變化人莫能測而情法不悖所至威愛並立而能

飾之以文在蜀大修學校尤敦行義飾祠祀唐西川節

度使崔光遠散騎常侍高適經畧使李德裕宋知益州

張詠修復他名賢祠墓尤多連按閩廣皆值鄉試為監

臨官精擇典校尤嚴閑衛而不為苛瑣惟詳于檢閱不

令有遺在廣嘗親閱落卷得一士以為奇列之首選榜

出咸謂得人即今翰林侍讀湛若水也其他推賢舉能

化服道利無所不用其至故侍郎海陵儲公瓘稱公經

世之務謀國之慮往往在刑章訟牒外其為尹如侯覽

為御史如唐介其撫吳蜀文教如文翁水利如李冰鎮
靜如張詠一時以為寔錄云公長身玉立鬚眉疎秀而
舉止軒揭辭吐琅然見者竦企晚歲家居並事燕整容
至未嘗不見雖盛暑未嘗不冠吉凶慶弔未嘗不行四
方書疏皆手自裁荅不少遺忘尤篤于舊故或在患難
必極力拯之雖犯謗不恤至人有過則多面折之雖貴
顯當路無所諱以故人亦有讒之者然卒不能沒其善
之衆也素性儉質既鼎貴非祭祀賓客食不重味尤寡

嗜慾故晚歲神觀不衰對客舉舊事如引繩貫珠纚纚
不能休年八十餘篝燈作蠅頭字精楷不異壯歲屬纊
之前一日猶對客談洽無所苦抵暮與家人燕語如常
明日覺體中不佳稍就枕却藥夜半起坐呼水盥頤及
旦奄然而逝寔三月十有六日也年八十有二公仕中
外四十年積階自文林郎九轉至資德大夫勲正治上
卿配李氏積封自孺人至夫人生子男一人即倣嘗為
縣學生文學行誼人謂稱家不幸早卒娶諸氏亦卒女

三人長適大理寺丞仰宗泰之孫灝次適福建僉事杜
子開之子恕又次適都御史王思德之子東孫男一人
遺以公廕補國子生女二人適張幕林文甲曾孫男二
人喬祖同祖女一人葬以卒之明年甲申某月某日墓
在吳縣羊腸嶺之原某先君溫州與公居同里既仕同
朝相好甚密某以契家子蚤辱公教愛及公歸里遂得
以晚進廁跡賓階竊念先君既沒老成彫謝殆盡而公
歸然獨為鄉邦之重每一瞻對未嘗不興前輩典刑之

嘆嗚呼而今已矣有如公者可復得耶公之孫遺將乞銘于當代名筆且將列之史官屬為事狀某自顧無劣安能論次而耳受目瞞庶幾不誣云爾謹狀

明故嘉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毛公行狀
曾祖顯卿

祖以義

考僕贈徵仕郎南京工科給事中

妣何氏贈孺人

本貫直隸蘇州府吳縣某里毛珵年八十

二狀

毛氏姬姓文王之子封于毛其後以國為姓穆王時有
毛班漢有毛萇毛義其後毛珍毛寶顯于魏晉之間至
趙宋澤民維瞻皆仕江南維瞻守筠卒葬于蘇公世家
蘇之間門譜牒不存莫知所始公諱珵字貞甫別號礪
菴曾大父顯卿大父以義皆不仕父僕以公貴贈徵仕
郎南京工科給事中妣何氏贈孺人初徵仕公贅于俞

生子玉繼娶孺人寔生公及公弟璣公生岐嶷不類羣
兒稍長從學張僉憲企翱既而卒業於賀恩先生賀以
易學發解南畿聲稱籍甚從遊者恒數十人獨許公善
學尋被選為縣學生時未冠也會御史按試公獨後出
或謂其遲頓公曰一出不可復入何可忽遽耶于時人
已識其謹重自是屢試輒占前列成化丁酉領應天鄉
薦戊戌試禮部不中卒業太學益精進不懈時舉子學
易多事剽掇以求合有司於經義初無發明公取程朱

氏之言揚推探竟務極其旨趣有所論著多前人所未發同時有陸琪獻之者亦事研蹟陸以深謚公以精雋皆號能明先儒之旨一時學者咸毀其故習而宗師之成化丁未試禮部遂以易中高等有司錄其義以傳廷試賜進士出身弘治庚戌授南京工科給事中時孝廟清明方事開納言事者曼詞長語往往不切事情上並厭思得中寔之言用之公軌迹夷易不為毛舉有所論奏皆經國遠圖及當時機要故所言多見聽納巨璫薄

琮矯誕懷諷在留司橫甚設牢陷中傷士類一時臺諫
多以罪去公撫其尤不法數事露章劾之竟下獄論死
尚書秦紘鎮嶺南與安遠侯柳景交構中官佑景逮秦
詔獄事且不測公抗疏申理因論景諸不法有旨景卒
閒住而秦得致仕或言紘不當去者公曰事不可激激
或禍出意外且秦譽聞方隆他時名位當不止是其後
秦果復用如公言大學士丘濬博學自信以天下為己
任而任偏矯正能以辯博濟其說人莫能難公上疏極

論其偏私因言天下事非紙上陳言可舉而古今異宜
遠近異勢亦非一己之見可盡如濬之才置之翰林則
有餘不可在論思之地言雖不用時論黷之御史有以
言事戍荒遠者母老可念公言其情請移近地以廣聖
朝教孝之道又言餘官以言謫外不得同言官牽復則
是臺諫之外不容有言矣豈所以廣忠益哉上皆嘉納
都御史劉瑀先守蘇嘗不禮于公至是總儲南京外與
公修好而中常慊公會公他有論劾或告劉科中有言

矣劉怒上疏自陳即得旨致仕而公實未嘗言也及去
公顧惜之曰劉于此無大過吾可以私害之耶其直道
秉公多此類丙辰以病予告家居久之庚申起告北上
留為戶科給事中會北邊有警餽餼不繼師徒推剋多
所失亡公劾奏諸將校逗留不職因言兵部尚書馬文
昇坐視潰敗無所展畫不宜在本兵之地他所奏儼及
徼駁論薦咸切事機丁巳奉璽書清儲嶺南道拜兵科
右給事中駁駁向用矣會倪文毅公卒馬公為吏部即

擢公山東布政司左叅議自徵仕郎轉六階為朝列大夫外示進秩寔疏之也或謂馬于公有宿憾而公無幾微見于色詞觸冒瘴癘舊疾復作上疏乞解新任不允逾年始赴時弘治癸亥也明年甲子歲當大比御史檄公提調試場公展采錯事必慎必勤內之區畫外之防閑動合事宜時王守仁以京朝官主試與御史不誠公為調停其間迄事無忤而事亦克濟是科得人為盛中官出鎮者怙恩驕恣多所漁取而藩府供億罔奪縱橫

最爲民病公隨事道利不爲過激不失骯髒而惟理之
循民得不救而法亦無不舉待屬官以禮而教之以正
前是屬吏事上諂曲稱謂如卒史公痛斥之非大過未
嘗有所譴呵至治豪猾懲胥徒則盡法無所貸小民疾
苦必曲爲處分慰諭恂恂惟恐傷之民亦愛之如父母
云在藩三年以疾乞歸有旨進浙江叅政致仕公年甫
艾服而精力強明聲望方赫不應遽遂間散或謂當道
有不樂公者因公有請遂聽其去而一時士論莫不惜

之家居十年言官數有論薦皆以疾辭正德丙子始起
為南京鴻臚卿戊寅進太僕卿南太僕治滁州前是有
司視為閒局不復稟畏事多緩散公至極意振率督閒
屬核欺蔽徵逋負扶微興壞所緒正為多會逆濠以寧
藩叛首下九江蹙安慶南京戒嚴叅贊尚書喬公集羣
僚議所以攻守公言南京祖宗基業國家所恃以為根
本重地而安慶寔南京屏蔽無安慶即無南京矣賊起
倉卒以我無備故直搗九江以窺江左當出其不意調

集民兵水陸並進可以得志若待其至則虛實形見人情惟擾事不可知也喬公亦以為然遂以便宜檄公督潁泗和陽諸軍以為江表聲援公即日出次泗上會罪人已得中外解嚴而公亦遂還領太僕尋進公南京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督視江防公以年及七十上疏辭不允改撫治隕陽公再理前疏遂得致仕時今上新立中外翕然望治羣賢彙進而公以三朝老成超然遠引用不盡才輿情有遺望焉公沈敏精悍料事明審發言處

事必要其終自其少時已無所苟比老益慎讀書不事
博綜而貴明理有得見之于用文章長于奏議爾雅明
暢援據精審不激不隨而紆徐警發得告君之體尺牘
善叙事理有所論辯焚焚數百言藻發雋永能起人意
居官以愛物自存尤慎刑獄在南科時會諸大臣錄囚
有鬻鷄者因索直毆主人女奴死懸其吭而絕之若自
縊者主人執之坐死公疑邂逅索直非有深讐何至殺
人即誤殺之當遂逸去又暇從容為計又安肯坐待執

耶訊之乃女奴以他事雉經惡鬻鷄者責直怒詈故用
抵譴耳濟寧王彪者殺人置尸里中叢顯家賄其兄叢
彰證顯殺之公閱獄至濟曰以兄證弟已非人情矧彰
一人何可獨據豈彰故有憾于顯耶核之果然罪坐彪
死吳有俞棠者素陰賊無行嘗負朱佑金忿其責償每
思報之一日誘至家醉而殺之其家疑俞所為迹之無
所得他日長蕩漁人網得一筐有尸焉漬腐不可識其
妻識其故衣乃執俞聞官反誣其妻嘗有所私與朱佑

之弟奉嘗有恨于佑者共殺佑且誘其幼婢證成其獄而佑死之夕奉寔行販于外不知也公時家居慮得其事力言于上官卒白其寃而寘俞於理或議公居閒非所當與公曰茲事人皆知之莫能上達吾知之又能達之可坐視其寃耶蓋公雅性不能忍人之急人緩急有求必為致力至於官府寃濫民間疾苦與凡是非得失有涉疑似者惟無所見見必昌言之公既無私諉而言復明暢事詳而核聽者為之意消一時監司郡守若邑

大夫有事輒就而問焉公亦未嘗不為之盡與人交任
真而有情在僚友中尤能推誠投分不肯自利以損人
東藩有督饟督芻二役皆叅佐番休任之督饟歲至京
師事勞而費倍芻在遼左費省而逸歲甲子公有遼之
役同官方矩以私便請以京饟易之明年復以讓同官
冒政於時咸以為難厥後逆瑾用事誅求切促方冒咸
以虧課追徵破產不能償而公初無所與人以為公克
讓之報公曰是有命也當是時吾亦焉能逆知其事而

為之就避耶公治家尤號有法教子孫必以正而能率
之以身下至僮奴僕從使御之亦皆有制其所授任必
堪其事而育之有恩卒皆得其死力殖產治第以若饋
遺出內咸責成其下晚歲業益充拓田園邸店徧于邑
中垣屋崇嚴花竹秀野賓客過從讌飲狼籍雖極一時
之盛而公無與也雅善養生平生保身如金玉愛養神
明調護氣息至于暄寒起卧飲食藥餌節適惟時故晚
歲精神完固年餘八十鬚髮不變語言動止與少壯不

殊咸謂公方來未艾優游黃耆為當世遺老詎意一疾遂不起耶嗚呼惜哉公生正統壬申七月十又八日卒嘉靖癸巳二月十又九日享年八十有二配韓氏封孺人先卒妾某氏子男三人長錫朋戊子鄉貢進士娶文氏我先叔父僉都御史諱森之女次錫嘏娶德慶州判官沈公冕之女次錫疇娶刑部尚書吳公洪之女俱縣學生女五人長適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吳山即刑部公之子次適布政司經歷秦銳江西布政司使蕃之子次

適鄉貢進士范汝輿宋文正公宗孫次適大理寺副王
延喆太傅王文恪公長子次適蔣廷光監察御史蔣伯
宣子孫男五人長體仁縣學生次志仁次利仁次友仁
次^缺仁孫女五人長適金鼎次適湯鼎次適陸延枝餘
幼曹孫男一人錫朋等以卒之次年甲午某月日葬郡
西花山天池之新阡韓孺人祔某子公為邑里晚進辱
公忘年下交提衡引重雅意勤至有出于通家姻好之
外者公平生居官行事雖間得於語言承接之間而莫

知其詳今因其子錫朋所述者撫其大校叙次如右庶
太史氏有所採擇云

先叔父中憲大夫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文公行
狀

曾祖定聰

祖惠

父洪涑水教諭累贈南京太僕寺少卿

母顧氏累贈恭人

本貫蘇州府長洲縣人文森年六十四狀

文氏姬姓裔出西漢成都守翁始著姓於蜀後唐莊宗
帳前指使輕車都尉諱時者自成都徙廬陵傳十一世
至宋宣教郎寶實與丞相天祥同所出寶官衡州教授
子孫因家衡山至鎮遠府君俊卿仕元季為湖廣管軍
都元帥佩金虎符鎮武昌生六子長定開入國朝為荆
州左護衛千戶賜名添龍次定聰侍高皇帝為散騎舍
人後贅為都指揮蔡本壻從蔡徙蘓州遂占籍為蘇之

長洲人散騎府君次子惠字孟仁公之祖考也考諱洪
字功大仕為涑水縣儒學教諭累贈南京太僕寺少卿
初少卿公娶陳安人生先君温州府君諱林繼娶顧恭
人寔始生公公諱森字宗嚴隨少卿公宦涑水受易于
家庭即得肯綮少卿公致仕歸卒于家公年甫十八即
能自奮于學誦讀窮晝夜不休羣經子史若國語左氏
諸書讀之殆遍下筆為程文雋發蹈厲不為時俗陳爛
語一時曹耦咸退讓終喪選為縣學生稍試不利即屏

居學宮並事研究三年不輒歸成化丙午遂中應天鄉試明年丁未中禮部試廷試賜同進士出身又明年戊申孝宗皇帝登極改元弘治詔諭天下公奉使歷山東鳳陽揚州廬淮諸郡尋以纂修憲宗皇帝實錄奉使採訪浙江事竣以病予告還吳弘治四年辛亥起告赴部授河間府滄州慶雲縣知縣慶雲地瘠民貧屢歲大旱公至首召父老問民所疾苦咸曰歲旱民窮而督賦益急民亡且盡公曰若歸語而老弱而來吾且食爾無憂

賦也即閱獄有以逋賦繫者立縱遣之乃上疏乞免田租戶部以撫按無奏不報公疏再上語加切卒免其半既而請賑於上官上官令列戶給之戶不過五斗公曰戶有大小槩給不均給之當以口賦或以迂上官怵公公不顧按籍占數計口而發仍禁所司不得雜糲糶以給由是民被實惠而上官亦不以為迂會開興濟河役民甚衆公曰民饑且死何以出役走白於郡得減役視他縣獨得不擾郡又役之治道公亦白而遣之境故高

而舊無渠堰民視雨澤以田一遇旱則束手待槁公教
民相地鑿塘蓄水以備旱而澇則洩之每行視野中屏
騎却蓋親履塋畝持食一索茗一器或當食不及頓次
便憩樹下昏旦出入暴風日中面焦且裂弗為止而虔
於禱祠曰靡神不索荒政之一事也因立八蜡祠修復
龍王廟修築社稷縣厲諸壇而盡毀諸淫祠俗有所謂
打旱魃者歲旱則聚惡少發新瘞屍墓而鞭之或執產
婦被髮坐而沃之曰淋旱魃公諭之曰在法發塚邪巫

皆重辟若曹奈何蹈之因嚴為禁絕縣嘗有蝗患公捕得輒瘞而藏之或問故公曰野無青草異時何以自明既而朝廷累遣使行驗民賴是免賦而他縣無驗坐累者比比雅重學校稍暇即請學官與諸生講解示以法程里社設學以教鄉民子弟導以孝友而勸相之有徐文亮者數世同居為表其宅里它貞孝有蹟被旌與可旌而旌未及者咸勞以金帛撫其孤嫠嘗出閭有夜織者旦召其夫而勞之縣民故情至是多勸而勤縣有養

濟院而無廬舍為構屋四十餘楹具井金給薪爨哺被
以時不令失所縣比不登民流戶減而額養孳生馬如
故公上疏極言不均之弊下兵部參會衆議得通融均
給縣隸滄州州每役縣民為斗級弓手防夫它夫皂之
屬流傭轉輸曠日煩費民甚苦之公曰縣雖隸州然各
有分土州安得擾縣之民白于監司罷之仍請下傍縣
皆得視慶雲癸丑丁呂恭人憂丁巳服除改山東兗州
府鄆城縣鄆城地大雄繁民獷健而喜訐公至縛奸人

數輩投戍邊徼一時宿蠹為清豪猾斂跡不敢肆縣有
德王府莊田歲輸子粒至府府官校每虐苦之至以鐵
絙繫廐下榜笞之或賣所乘驢馬不足償公言于監司
請自輸于長史不可則為征取貯于公俾官校自取民
得無擾會有詔減明年田租而王府征輸如故公亟言
于巡撫大臣得減輸如詔旨因疏于朝極言王莊之擾
不報富民緣邊儲出內為奸利公列櫝庭下令輸者書
月日里甲姓名並所輸自投櫝中遏富民不得近又上

供歲帛不問里甲大小及民貧富槩徵之胥徒復漁取
其中公以九則占數而賦其直俾占帛以輸所省十五
而輸復有羨民咸便之境有西裏河舊通漕運歲發浚
卒專官領之及築黃陵岡上流因罷專官而供調如故
公請罷之所司不可公曰上流既築則河不必浚管河
官既罷則卒不必設所司不能屈卒罷之縣城久圯而
隍堙不能蓄水公糾工繕濬二旬而畢去城一舍有障
水隄綿亘十餘里亦久就廢及是亦修復之又於隄口

聚土以遏水衝凡所為興革利害無所不盡而崇獎風化激昂士類悉如慶雲慶雲倚山海而臨漕渠曠遠無防而鄆有梁山之險又當東平汶上壽張之衝皆號多盜盜白日遮劫不可跡公所至置民兵什伍分曹更邏約遇盜併力擒捕而高懸賞格以勸勞之故盜出境內無脫者嘗被郡檄捕劫盜公讀檄默記其失物他日獲盜遽詰之曰爾前盜某物安在盜駭愕即吐實果前劫郡中者蓋郡與真保定比壤盜出沒於此公識其方言

耳有竊人瓢粟解后其妻殺之求盜不得或得瓢于張
乙土榻中執張至不承曰此故乙瓢也公召其妻至雜
數瓢令識之妻遑錯莫能舉乙遂引伏鄆有趙小老兒
者嘗解后一僧于市知其盜也詈而逐之既而它盜以
僧言誣趙為橐盜者公使趙青衣雜羣皂中問盜識趙
否曰識之曰羣皂中亦有類趙者乎曰無也公曰果汝
妄耳因釋趙不問先是隸卒攝逮鄉民畏漁苛往往逃
匿不時得公受牒輒判牒尾令自持以往無不即至故

事州縣圉夫率用富人以便供需公特簡下戶充之皂
則與隣縣互易如制一切苞苴不得踏門嘗自啜糲食
每歲儉輒停俸入家人或不能具饗飧以為常在鄆三
年巡撫使者交薦其才可大用十四年辛酉召拜浙江
道監察御史會吏部闕尚書大臣有夤緣求進者公疏
力論之因舉宜為吏部尚書者疏劉大夏周經進以召
時營進者甚銳且有力或從中醞釀之謂是專擅選法
非所宜言遂下詔獄賴上仁明特答而不問十五年壬

戊奉命榷木廬溝橋隨事錯綜不先為程期而實又不
失常度召車徒給以缺符驗數勾稽限不得與門者通
隸卒無所牟大利富商大賈往往詭數規免或挾勢家
為奸利公驗稅如制一切私書禁弗為道尋監光祿寺
尤多緒正十六年癸亥奉詔河南清軍伍既至命所司
各陳利病而興除之故事疏捕士伍視移文槩籍株逮
往往民不勝擾公惟稽赤籍非缺伍不輒追有匿丁壯
而以缺伍言者悉捕至抵罪槩為之清會疾作上疏乞

告明年甲子還吳闕二年丙寅改元正德逆瑾擅權用
例致仕康午更化再起為河南道監察御史推掌三法
司事尋奉詔照刷在京五府六部各衙門文卷正德七
年辛未考績給敕命進階文林郎明年壬申陞南京太
僕寺少卿於時民方苦科駒賣駒徵銀及追陪倒死諸
弊政公移文諸屬條列古今廐牧之法與今之利病所
宜興革者大畧言今日馬政除補足種馬之外上之所
須獨備用一事而已豈有科賣徵解諸擾民之令哉奈

何有司沿故習而忽令典憚改革以失事機援例變賣之文交屬於途聽民自便之條高束于閣妄傳點視而使期集之不暇虛稱拘刷以示科需之有名是致一牝常隨兩駒三駒之多而一駒或養三年四年之久羣醫牙販則請賣駒于官以謀撓法吏書庫役則請收銀于官以遂己私殊不知官賣之際多估則買者陪販而廐牧愈受其殃少估則賣者虧損而市井共鬻其利負欠或遭勢豪之手徵求難免捶楚之刑甚而官吏私相質

易而馬於是乎併去矣此賣駒于官之弊也官收之時
監歌法重有秤頭之積出鎰銖較闕有火耗之羨餘券
票有紙筆之需伺候通撓先之賂甚至上下傳相交代
而利于是乎併失矣此收銀於官之弊也況名雖補輳
備用而全科併派之數寔不開除陽雖變賣不堪而倒
失虧欠之逋陰加併斂凡所言皆切中當時之弊在太
僕三年軌道綜核隨事財正下享其利而上蒙其成乙
亥考績赴京道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尋給誥命進階

中憲大夫贈考為南京太僕寺少卿妣顧氏繼妣呂氏
俱恭人於是公在仕途三十年年五十有五矣會有小
疾遂上疏乞休有旨俾回籍養病疏再上始得致仕是
歲正德十二年丙子也越六年辛巳令上踐阼工部尚
書李公某戶部侍郎胡公某御史沈某先後薦公老成
可用皆不報又五年為嘉靖四年乙酉五月某日以疾
卒於正寢寔公所建文山忠烈祠之右公平生忠義自
許雅慕文山為人以先世嘗與通譜且嘗建節吳門有

功德於民因言于朝得列祀典即所居建祠俾子斗主之吳之有文山祠實自公發之也而公竟易簀于此豈偶然哉公為人精悍英發激昂負氣義而軌法弗撓意見所在必達其志初奉使至鳳陽解后二貴臣行禮稍不如制一中官尤諄謾公執故事不少降必使引伏乃已蓋其初筮為小官已能抗捍權要如此及按河南中官劉瑯貴橫尤甚懷護侵官無所不至一時藩臬諸臣脅息順旨莫敢出氣公檄有司謂事有統攝法不可奸

苟事涉我而移文非我出輒承行行必劾弗貸趣令示
劉劉為之斂戢其為縣時與上官論事亦皆直前不顧
或不聽必疏論之戶部著令下州縣驗田高下以稽水
旱公謂壤有變遷農力不齊胡可一概限列又欲括縣
金錢以足上供公亦不可曰與其他日發內帑以救飢
饉孰若今日存府庫以備緩急皆極疏言之不以有成
命但已既在言路益得盡言然必執大體不為挾摘細
碎所言皆明白直致不為回曲其論吏部尚書尤人所

難然非其人絕不與交晚節益堅定思有所為及今上
収用老成又經中外論薦當路者且次第叙進公而公
不待死矣公問學精詣而不務博綜自少與先溫州兄
弟自相師友及入仕即從學李文正公所得甚深而賦
性高朗視一時名家若不足為其論著必法左氏鑄詞
命意精鍊峭拔不劇致不已然不苟作亦不輕以示人
人無知者晚歲悉棄不復為曰大丈夫乃復區區佔俸
間耶其意欲以功業自見屬正德多故又不能隨時俯

仰遂以盛年棄官家居其意蓋有待也而豈意其遂已

邪公自少貧苦然視富貴漠然無所動于中既貴不復殖產亦不治居第俸祿所入皆緣手散去家之有無一不問至于子女婚嫁特成禮而已不求備也惟雅好賓客客至未嘗不置酒治具草畧亦不求甚設而情意懽洽藹然可親錢寧寥鵬用事皆常加禮于公公皆無所受造謁皆不報有故人在當路與公論事公正折之又為書詆訾其過不少諱其刻廉修正無所回折如此晚

歲偃蹇不究大用殆亦以此而公不悔也公娶談氏累封恭人生子男一人斗娶沈氏女二人長歸國子生毛錫朋其一早夭側出子男二人科娶張氏犀聘陳氏女六人歸錢班張哲周某哲國子生其三未行孫男三人女四人公少先溫州十九年事溫州如父終身未嘗與亢列處季弟縣學生彬備極友愛撫諸姪禮嚴而情篤于徵明加親徵明少則受業于公賴其有成及以薦入官數書示其所志思一見徵明不及及是歸而公不可

作矣嗚呼痛哉今將以某年月日葬某原惟公抱負闕
偉志烈剛大屬時多艱不獲盡展而所施設僅僅見于
一方百里之間太僕之任又在參佐之列是其所有曾
不少見于用而盛年奄棄明時有可惜者敢列其大較
以備采擇云謹狀姪翰林院待詔將仕佐郎徵明狀

甫田集卷二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七千三十七

集部

甫田集卷二十七

明文徵明 撰

傳五首

戴先生傳

戴先生者蘓長洲人也名冠字章甫生而穎異篤學過人其學自經史外若諸子百家山經地志陰陽歷律與夫釋官小說莫不貫總而搜彌剝剔必求緣起而會之以理為文必以古人為師汪洋澄湛奮迅陵轢而議論

高遠務出人意詩尤清麗多寓諷刺推其餘為程文亦
奇雋不為關鍵束縛一時譽聞籍籍起諸生間同時諸
生多守章句訓詁所為經義類多熟爛骯髒之言先生
既聰明強解又高朗自喜下視曹耦莫有當其意者以
故人多忌而非毀之然卒亦莫有能過之者每賓興人
必擬先生首解先生亦自謂科第可得也而八試皆絀
弘治四年始以年資貢禮部是歲貢禮部者數百人羣
數百人而試之其名在第一入試內廷復褒然出數百

人上然例止得學官當道者惜之勒令卒業太學以需
他用而先生不能待矣竟就選得浙江紹興府儒學訓
導在官以其學教授諸生諸生多所造就而先生並以
其間隙肆志于學學益宏肆考論著述不少怠廢初先
生為諸生時紹興有為御史督學南畿者以文學自負
先生見其文有所指擿或達於御史銜之欲論黜先生
不果及官紹興御史者罷官家居邂逅有言不相下他
日御史死其家誣執先生遂罷歸先生雅志當世自其

少時即上書有司請逐里中淫祠去之及壯並究心時
事三原王公以都御史撫巡江南特賢愛先生每召見
輒款語移時聽其論議未嘗不偉嘆知先生非經生也
及先生至京公已為吏部見之驚曰爾尚舉子耶因問
當今切務先生條上數事大要以用賢為國家首務又
勸公不棄邇言不特已見勿以嘗挫懷奪素志其言蹇
諤皆有所諷切在紹興時浙中海塘為患有韓叅議者
從先生訪水利得失先生條刺利害興廢及今修築事

宜纖悉詳明而切於用韓遂取而行之民至今以為便
先生所著有戴子若干卷隨筆類記若干卷讀史類聚
若干卷通鑑綱目集覽精約若干卷經學啟蒙若干卷
奇字音釋若干卷禮記辨疑若干卷氣候集解若干卷
濯纓文集若干卷和會稽懷古詩若干卷補文房圖贊
若干卷先生年七十有一以正德七年正月二十一日
卒先生兩娶皆夏子四人恩憲憑應憑縣學生女三人
孫男女十人文子曰近時以科目取士凡魁瑋傑特之

士胥此焉出以余觀於戴先生一第之資豈其所不足哉迄老不售以一校官困頓死殆有司之失耶抑自有命耶謂科目不足以得士者固非也而謂能盡天下之士誰則信之

華尚古小傳

華尚古名珪字汝德嘗仕有官稱以其仕不久又性好古故遺其官不稱稱尚古生尚古生常之無錫人出南齊孝子寶之後世累高貲不仕至濟時甫以貲為郎後

以二子升朝累贈光祿署丞戶部主事尚古其次子也
少績學與弟珏俱隸學官為弟子負俱刻厲自奮既而
珏舉進士去為稽勲郎中而尚古七試輒斥循資貢禮
部卒業太學選授光祿寺太官署署丞太官掌內廷法
膳共具浩穰而事關中禁倉卒皆從中涓取辦其徒率
饕餮驕揚往往憑恃為姦利稍不厭所欲輒能中人以
法尚古周慎詳雅而廉潔自將又平寔沈厚見者沮喪
訖其去無有過舉一時鄉僚方重得尚古而尚古歸矣

其後有司復援恩例起之卒辭不就蓋尚古仕雖晚而
輒知止足又樂閒曠既家居率以良時勝日領客燕游
南昉錢塘北盡京口數百里中名山勝境靡不踐歷遐
矚高寄黯然興思有古逸人之風家有尚古樓凡冠屨
盤盂几榻悉擬制古人尤好古法書名畫鼎彝之屬每
併金懸購不厭而並勤亦能推別真贗美惡故所畜皆
不下乙品時吳有沈周先生號能鑒古尚古時時載小
舟從沈周先生游互出所藏相與評隲或累旬不返成

化弘治間東南好古博雅之士稱沈先生而尚古其次
焉尚古家居孝友而接物闇朗未嘗督過人而恒負人
之懼古稱長者尚古有焉尚古今年七十有幾先未有
子以稽勲之子鉦為子晚得一子名鑄余家吳門與錫
比壤頗聞諸華之盛其間履德植義固多有之要不如
尚古生之篤意古人也尚古所藏古名人文集若古人
理言遺事古法帖總數十費皆數百千不惜又喜散財
利物而不求知主名其事皆有足稱者然固富人有識

者所能可以不書書其大者以傳

胡叅議傳

叅議胡公琮字文德蘓之長洲人也成化初舉進士為江陵知縣縣隸荊州荆既重鎮而江陵輔邑地大物繁民慄悍易動更數政不治公疏舉博謀隨事經理稍用法剪其豪植不令得肆遼王以近屬橫甚其下兵校椎埋圍奪尤多無賴公一繩以法無所貸王不能堪日夜思構公時時饋食餼以金錢庶幾公一顧得以劫持公

既端介不可溷則相戒斂戢終公去噤不敢為暴湖襄
盜發朝廷籍土兵討之夷獠誄謾素無紀律推刃劫奪
所過警擾公大具牛酒先事飭其渠率俾為要束而身
自餉終皆厭屬逾望以次受犒去無有譁者居三年徵
入為監察御史以事左遷知黃之麻城亦湖南劇邑民
習聞公江陵之政惴恐守法公顧其民淳質可以導化
乃不事搏擊一意拊循俗佞鬼鮮知禮義乃毀淫祠表
章節孝時時進其父老儒生問民所惡欲而罷行之民

用悅服俗以丕厚稍遷常德府同知廉方自持頗不與
羣僚狎比或言于守曰同知故京朝官豈能為守下守
嘽之公不為意俄而守為上官所持公審畫導利卒用
計脫守守嘆曰胡同知仁人也而幾失之自是非胡同
知莫與計事大璫自滇還道出湖湘所至笞擊官吏責
索賂遺公故不為禮徐召邏卒隨以出若將檢其橐裝
者璫懼急引去他日有詔括金諸郡檄牒旁午公持不
即下僚屬相繼進說恐閣詔得罪公曰常德郡貧歲且

儉矧金非所產又可賦外有徵乎即罪罪主者不以累
諸君也已而詔罷不徵而他郡先有徵發者聞常德事
甚愧在常德數年以母憂去再起同知處州處故有礦
穴官守之民或他處發地得礦中官即欲奏籍于官公
不可曰愚民偶有所獲既非故穴其出不常萬一籍官
則有常課一不登則將取足于民民且獲重困我在豈
可使吾民重困乎即上疏言先王之政取于民有制蓋
不欲盡民之利也況與民爭利乎其言明切懇至朝廷

卒從之在處期年屬時缺守一時善政咸自公出故民
尤深德公爭欲得公為守而公倦遊矣會滿考赴吏部
遂乞致仕時王端懿公主銓彭惠安公為吏部侍郎素
皆知公皆欲慰薦公而公去意堅決遂為論奏增秩以
朝列大夫山西叅議致仕先是公在處州彭惠安以都
御史巡視兩浙處為屬郡常以邑子為承者屬公公按
黜之惠安不以為忤反益賢公及是去尤甚惜之戴縉
者公同年進士又嘗同為御史雅相厚善其後戴為權

璫引用攀附驟貴公遂去之而戴念之不衰及公浮湛
外僚數致意欲援用公公絕不與通他日以事至京戴
方為刑部尚書顯赫用事蹟公所寓躬候之亦避不見
蓋公修正彊執不欲附離匪人故仕中外餘二十年潦
倒末殺僅以一郡倅終老林下一時論者或有遺望而
公自視乃無不足生平寡與既歸並事韜匿門庭寂然
郡邑大夫往往不知有公弘治間有為郡守者雅知延
禮郡彥于是諸郡彥共請公為會偶其人被酒諄語公

即起馳去恚曰吾本不見時人無事輕出乃為鼠輩所侮自是掃軌滅跡雖故人親戚亦罕親接年七十九終於家論曰雋不疑有言太剛則折而蘇氏非之以為此鄙夫患失之言也夫剛亦貴有以養之孔子曰振也慾焉得剛惟無欲乃能有養耳以余觀于胡公歷仕郡縣靖共正直必行其志卒用受知當路使其時不即引去必亦馴致大官可以有為而剛方嫉惡必不能脂韋取容萬一為小人所構將舉其平生而失之於是乎剛則

折矣夫以蕭太傅顏平原之賢又皆為君上所知而卒皆不免議者猶以其老不知去有以致之然則胡公豈獨能剛哉其所以養之者深矣公無子有贅壻曰陸應賓應賓生子粲舉進士為給事中頗能言其事然而逸亡多矣列其大略以傳

企齋先生傳

企齋先生姓張氏名愷字元之常之無錫人也成化末舉進士奉使江浙閩廣既竣事援例歸省其父父亡解

官持服服闋還朝選授兵部職方司主事分司山海關
關臨絕塞當遼海之衝東夷入貢及關隴商販咸取道
關下夷獠傑驚往往解幔弗率先生與為要束禁不得
自恣商人或執偽檄通徼外為姦利悉按發之仍牒所
司置籍勾稽自是無敢闌出入者而猥夷亦擾馴無敢
越佚先是分司更費咸權諸商人先生謂譏而不征古
之訓也既察非常又權其貨幾于為暴矣且仕有常祿
而奉使則有過所自應取給有司何以暴為因檄所在

量為供頓而悉罷諸科擾以為常三年代還改授刑部
陝西司主事會中官楊鵬有嘆於法吏撫拾諸曹細故
悉奏逮詔獄或謂先生坐曹未閱月事出其前宜有以
自白先生嘆曰某誠無罪顧諸君豈皆其罪耶射時規
免人謂我何竟從坐補外通判順德府分領監牧先時
種額冗濫蕃息不能以時而有司視額取贏大為民病
先生力言於上官隨宜更革務為節適而科數徵發弗
擾而集上官才之多屬以庶政平繇讞獄以若河防莫

不職辦舉最陞山東東平州知州州當南北孔道使車

結轍守長將迎日有不暇先生曰吾為天子守一州存

亡休戚萬姓攸賴可以末節而廢吾職耶于是展采錯

事問民所惡欲而罷行之綜核緒正惟慎而勤至於餽

館勞徠悉從簡約時大璫李興奉詔治水張秋詔旨嚴

切所至笞辱長吏吏奔走承迎賄謝狼籍先生徒手謁

之人為傍懼而先生進止詳雅占對明暢興頤瞻咨嗟

以儒吏稱之無所忤素喜問學能以餘力飾教事修學

宮端士習勸相羽翼導以化本民用綏集而儒業以興
州以大治超拜貴州黎平府知府黎平古之荒服雖名
列郡而夷獠雜居鳥言卉服侏離獷悍既不可以訓而
王法亦有所不加前政往往禽獸畜之先生嘆曰忠信
可行于蠻貊此獨非人乎乃拚去牙角而推誠拊循民
夷尋皆擾服屬夷有囂訟更數政不平或稱兵仇殺先
生諭以禍福開示大義而以誠導之兩造悅服悉投仗
解去郡本五開衛治後雖置郡而兵官彊禦不緝其下

郡民賦役于公每苦悍卒圍奪民望見郡城輒懼而逃

卒得以乘其敝代之轉輸悉為乾沒先生稟承上官嚴

為申飭有犯輒械而懲之舊有撫苗兵官歲出行部饗

詖狼戾諸洞獠苦之先生亦請罷置由是民夷安集輸

將以時賦發章程不戒而孚而郡以有立一時巡撫若

巡視大臣交章論薦而先生方以病乞歸奏未及上而

病加篤請于監司暫歸就醫時逆瑾盜權以竒法羅織

羣僚缺先生在告愆期逮赴京獄邀賄不得罷為編民

瑾誅起為山西太原府知府未至轉福建鹽運使抑遏
彊禦務以通商惠民而持廉守法不以冗散易節御史
賀秦以篤實疏通論薦而當路嫌之竟以疾罷歸歸二
十有七年年八十有六嘉靖戊戌五月八日以疾卒字
四人璵縣學生早卒璵承事郎珊理俱縣學生孫十人
先生端諒若淑木質而理事關義利介然不可易守東
平時數以事與上官爭執反復數四迄不為少詘在黎
平亦以不時堂叅為監司所怒其官不振殆亦以此然

先生未嘗立異以徼名特不肯苟有所徇且逶迤張弛
一惟名義所在而律身尤嚴往來仕途非傳置不乘官
舟不給過所家居不役輿皂平生俸請之外不妄受一
錢歷官二十年先世田廬無所增益既謝事家居非有
故不輒至城府邑太府若行部使臣或就問政讌語終
日不一及其私植志高朗不屑鄙事而強學績文乃不
以時廢少則貫綜羣籍髦而彌勤為文暢達理勝尤喜
為詩生平履歷與所感觸所見聞悉於詩發之有文集

若干卷他論著若貴陽讌談釣臺遺意備遺補贊諸書
又若干卷先生本江陰流璜里人父禰贊無錫鄧氏生
先生遂占數居錫先生既老不忘流璜瀕死自為文刻
石以表先墓先生昆弟五人白首同居有無通假死喪
患難惠恤惟勤于倫誼至篤也文某曰余家吳門與錫
接壤少則聞有張先生企齋者宦學有稱同時若故邵
文莊公今少保大司馬秦公媿聲儼蹟寔相曹耦其後
二公浸涉華要功烈宏偉遂顯名天下而先生再起再

躋卒老於有司而世乃無有知之者然考其平生其文學行義固二公者流使其得志以行其所學其功烈豈少哉

顧春潛先生傳

顧春潛者吳郡城臨頓里人也所居有田數弓每春時東作則有事其間因築室以居署曰春菴自稱春菴居士他日仕歸邂逅於潛人問於潛所為得名曰昔人謂於此可以潛隱也乃忻然笑曰吾亦從此逝矣遂改稱

春潛春潛名蘭字榮甫嘗舉于鄉再仕為令長有官稱
矣而人遺之不以稱稱春潛云春潛秀偉特達讀書不
守章句而開絕人少以儁茂選充邑學生諸邑學生以
經義相高咸衆人視春潛春潛不恤也獨與同舍生文
徵明友善徵明雖同為邑學生而雅事博綜不專治經
義喜為古文辭習繪事衆咸非笑之謂非所宜為而春
潛不為異日相追逐唱酬為樂弘治戊午舉應天鄉試
去遊太學太學衣冠文物之會所與遊皆一時知名士

若錢塘邵銳若吳興蔣瑤若金陵陳沂同郡若方鵬方鳳若尤樾諸人其尤狎昵者後諸人皆舉進士去為大官春潛自弘治己未至正德丁丑凡七上禮部不中以太學生釋褐授山東淄川知縣淄川鄙小邑而賦調為煩更前政墮弛豪植縱橫往往席執規免春潛綜核鈎撫一視資繆下上吏不得緣為奸至于屠酌權會一切科謫凡以瘠民裕上者悉蠲放之拊循道利民用安集上官才之調知江西之樂安樂安視淄為劇俗陋而敝

人死溺於機祥或更數歲不葬學校生徒或不冠而婚
女婦夫死不俟成喪輒嫁春潛醜其事悉列上監司首
為緒正里胥執役于公率欺鄉鄙而侵牟其利不令受
事春潛測其隱而消息之崇良抑姦務為均適而展采
錯事不以勢移不為利殉而將以勤誠逾年而民信以
悅風以丕厚邑方有賴而春潛願已倦遊竟投劾去居
官尤事持廉常祿之外一無所取亦不以一物遺人在
淄時屬當歲覲故事入覲多行包苴以要譽當路春潛

徒手不持一錢父老知其如此率邑中得數十緡為贐
春潛為詩卻之及是歸家徒四壁先所業田已屬他人
獨小圃僅存有水竹之勝故喜樹藝識物土之宜花竹
果蔬各適其性淺深有法播植以時而時其灌溉久皆
成林花時爛然碩視喜溢循畦履晦日數十匝不厭客
至燒筍為具觴詠其間意欣然樂也于是二十年餘矣
自非疾病風雨及有大故未嘗一日去此而于世俗酬
應仕路升沈與凡是非徵逐一切紛華之事悉置不問

居常夷易不為岸谷亦不肯脂韋取容而受性堅決能
激昂任事既多更練並用閑習蓋嘗有志用世也屬時
方重進士而庸視他途自顧晚暮不欲與時流相取下
遂以肆志為高以隱約自勝斯其所謂潛也已或謂昔
之隱者必林棲野處滅跡城市而春潛既仕有官且嘗
宣力于時而隨緣里井未始異于人人而以為潛得微
有鑒乎雖然此其蹟也苟以其跡則淵明固嘗為建始
叅軍為彭澤令矣而千載之下不廢為處士其志有在

也淵明在晉名元亮在宋名潛朱子於綱目書曰晉處士陶潛與其志也余于春潛亦云

甫田集卷二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七千三十八

集部

甫田集卷二十八

明文徵明撰

傳二首

太傅王文恪公傳

公名鏊字濟之世稱守谿先生吳洞庭山人也其先有
百八者自汴京扈宋南渡遂居山中至是族屬衍大號
其地為王巷其初未有仕者正統間有司選生徒隸學
官里中子弟咸走匿公父朝用獨請入學為弟子員後

仕為光化知縣光化未仕時公已有名年十八隨光化在太學聲稱益藉時葉文莊在禮部召與相見公體幹纖弱而內蘊精明舉止靜重文莊大奇之挑試所學益以為非近時經生所能時王忠肅公翱新逝文莊以公嫌名相近戲曰失一王某復一王某安知非得來忠肅乎越日親具儀帛遣從陳音先生學時陳官翰林有聲從遊者衆獨許公善學無幾盡得其宥縈成化戊子將歸試應天文莊欲留卒業不果意甚惜之曰科目不足

以浼子也既歸補郡學生一再試不利而文名日益起

甲午遂以第一人薦明年試禮部復第一廷試以第一
甲第三人及第時制策以教養為問公舉周書無逸易
之自强不息以對大要言保治在勤勤在教養備教養
備而王道成矣反復數千言皆當時利害人所難言者
時承平久朝廷頗怠於政故公以是為言言激而直當
國者惡之假以冗長不可讀欲抑置次甲尹恭簡為冢
宰不可曰朝廷策士取其能言言而抑之豈臨軒之意

乎因力爭得賜及第遂入翰林為編修時文莊已逝陳先生者方為編修遂與同列一時以為盛事九年陞侍講弘治初充經筵展書官尋充講官每進講必分天理人欲君子小人至治亂用舍之際必反復開導務裨時政時中官李廣用事公隱然有所指陳上退謂左右曰若知今日講官之意乎大抵謂廣也方春上出遊後苑公講文王盤于遊田詞嚴意暢上為悚聽自是絕不復出修憲廟實錄成進右春坊右諭德尋進侍講學士充

經筵日講官武宗出閣進兼左春坊左諭德再陞詹事
府少詹事兼侍讀學士弘治甲子陞吏部左侍郎初李
廣得幸於上朝士或附麗取寵廣敗職賄狼籍大臣多
被點污惟公絕無一蹟壽寧侯貧賤時與公有連比貴
方憑藉用事勢傾中外公絕不與通歲時問遺亦輒麾
去或者以為過公曰昔萬循吉攀附昭德吾竊恥之乃
今自蹈之耶蓋公入朝至是三十年砥節履方不少骫
骳一時士論翕然向之孝考末年勵精為治遂用為吏

部且有援立之漸會公以憂去而仙馭亦遂賓天矣武宗登極復起為吏部侍郎修孝廟實錄充副總裁時上冲年頗事逸遊中官馬永成等八人實從中導誘給事中陶諧劉蒞首上疏論之已而諸諫官相次論列中外汹汹而大臣未有言者公言於戶部尚書韓文此國家大事治亂所關大臣百寮師率獨無一言救正乎於是六部相率會疏以請凡會疏必推一人官尊者屬草時焦芳在吏部曰吾聞大臣格君心之非不聞議其用人

行政之失其意蓋不欲居首也公以語韓韓遂奪筆具
疏言上踐阼之始不宜狎昵羣小遊燕無度因罪狀八
人請逐去之疏入上大怒召諸大臣至左順門中官宣
旨詰責因言八人事上久不忍遽逐之意時聖怒叵測
衆相視莫敢言公獨進曰今日之舉正為八人八人者
實蠱聖心不去將亂天下韓公亦從而言之上知衆意
不回將有處分會內閣大臣欲寘八人于理八人者環
泣上前抱足乞命事遂中變於是大學士劉健謝遷相

繼去國而文亦以罪去八人遂分布要路瑾居中用事而天下事權悉屬之矣公時被命與焦芳入閣辦事初瑾用事芳實首附之劉謝既去芳欲得其位顧公譽望出已上而一時輿論又皆屬公遂與芳並命然公僅以本官兼翰林學士仍班尚書後上顧見問得其故遂進戶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國史總裁同知經筵事尋加少傅進兼太子太傅武英殿大學士時瑾日益驕橫疾視文臣如讐所尤惡者大學士謝遷兵部尚書劉大

夏戶部尚書韓文韓旣去瑾必欲殺之百方詗伺旣無所得而意猶恨之公衆中大言韓文清忠粹德朝野所知萬一死非其罪天下後世謂何後竟釋不問雖瑾自畏公議亦公昌言有以讐之也劉在廣西嘗變置土官岑氏至是致仕家居自華容逮去至坐以激變當死公曰所謂激變激之變叛或緣是致地方失守也今地方無虞岑氏守職如故何名激變劉得減死先是有司奉詔舉經明行修之士及是舉至適皆餘姚人事在謝當

國時瑾謂謝私其鄉人撫以為罪亦以公言得釋郎中張瑋等咸以微罪荷百斤重校暴烈日中瀕死不貸公亟言於朝謂士可殺不可辱今既辱之又殺之極矣吾亦何顏復立於此遂與大學士李東陽上疏極言得貸死戍邊他如免逋戍連坐之法正廢后吳氏及景皇妃汪氏喪葬之禮雖與李協議而公從吏贊決為多時內閣舊臣惟李一人又多臥病不出芳既與瑾合一意迎附又陰賊喜中傷善類惟公時時正言折其姦謀一時

中外咸恃賴之然用是積忤瑾意瑾雖無意斥公而公不可留矣會所言不合遂堅疏乞去疏三上得請詔有司給餘祿終身仍賜璽書馳傳以歸歸二年而瑾敗時公年齒方壯海內咸冀公復起而公優游林泉方以文學自適不復有意當世中外臣寮數有論薦亦皆報罷於是公閒居十有六年年七十有五矣嘉靖三年甲申三月十一日以疾卒于家訃聞上為輟視朝一日追贈太傅諡文恪賻米若干石布若干匹詔工部遣官營葬

自始卒至葬賜諭祭者九公歷官自編修十有二遷至少傅兼太子太傅階自文林郎至光祿大夫勲柱國贈其曾祖伯英祖惟道父朝用皆光祿大夫柱國太傅兼太子太傅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曾祖妣祖妣妣俱一品夫人娶吳氏繼張氏俱累贈一品夫人子男四人延喆大理寺寺副延素南京中軍都督府經歷延陵中書舍人延昭郡學生女五人適吏部侍郎徐縉貴州都司都事朱希召宜興縣學生邵鑾中書舍人靳懋仁郡學

生嚴濡公為人敦悃靖謚於世寡與而能以道自勝初
性恇怯一日讀程子明理可以治懼之言恍然有得曰
在我者有理在天者有命吾何畏乎哉自是剛果自信
遇事直前無少係怵雖勢利在前不為屈折植志高明
下視流俗莫有當其意者與人處不為翕翕熱而默然
之間意已獨至平生未嘗干人以私人亦不敢以私意
干之立朝四十年權門利路不一錯足班資下上未嘗
出口每進官輒遜避不敢當晚益韜斂以踰越為戒今

上入正大統首賜璽書遣行人存問同時大臣被賜者
遣子弟入謝即授中書舍人公不可曰吾在閣日淺忝
竊已多豈可更此微冒遂自遞中入疏有旨特官一子
中書舍人力辭不允公卒後乃卒授之好學專精不為
事奪少工舉子文既連捷魁選文名一日傳天下程文
四出士爭傳錄以為式公嘆曰是足為吾學耶及官翰林
遂肆力羣經下逮子史百家之言莫不貫總嘗言伏羲
畫卦文王繫辭周公爻辭共為二篇謂之正經孔子

翼以上下彖傳繫辭傳文言傳說卦傳共為十篇謂之
十翼其後商瞿梁丘賀分上下二翼於各卦之下鄭康
成移文言於乾坤二卦之後王弼又移彖傳於各卦之
後經此三變而經與翼辭非復易之舊矣詩之小序序
所以作者之義朱子一切刮去自諷其詩而為之說固
為卓見但古人作詩必自有題借使亡焉國史取之亦
必著其所自不然千古之下安知其微意所在毛鄭泥
於小序宛轉附合多取言外之意不為無失而朱子不

泥序說獨味詩之本旨恐亦未為得也又言朱子以鄭聲淫之一言遂致疑於鄭衛多指為淫奔之詩然季子觀周樂為之歌衛曰美哉淵乎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夫鄭衛既皆淫詩何季子皆曰美哉於鄭雖譏其細而亦未嘗及其淫也又言諸經惟禮最為繁亂朱子嘗欲以儀禮為經以禮記為傳經傳相從庶成全書然而未暇也其後吳草廬遂各以其類相附如以冠義附士冠禮昏義附士婚禮之類是矣然其中不可附者固無如

之何也朱子晚年著儀禮經傳始家禮次鄉次學次邦國次王朝秩然有序可舉而行然其間雜引大戴禮春秋內外傳及新敍孔叢子之流雜合成之乃自為一書非所以釋經也至於周禮雖皆經世大典而其間亦有可疑者冢宰掌邦治正留官其職也何宮禁婦寺之屬獸人戲人之類皆在而天府外大小內外史乃屬之春官司徒掌邦教而分掌郊里征斂財賦紀綱管鑰何以謂之教職方氏形方氏述師之屬豈得歸之司馬大小

行人之職豈得歸之春官又甚若夷隸掌鳥言貉隸掌獸言庶氏以嘉草攻毒蠱蜃族氏掌覆夭鳥之巢之類是何瑣屑之甚亦豈必盡可用耶其論春秋王正獲麟尤極精詳他書論說尤多每言六經淵微不可妄議漢儒傳註雖未盡聖經微旨而專門名家各有授受自宋儒性理之學行而漢儒之說盡廢然其中要有不可廢者蓋公潛心質義必深竟顛末務其要不肯苟同於俗如此為文淵宏博瞻而意必已出時翰林以文名者吳

文定公寬李文正公東陽皆傑然妙一世公稍後出而
實相曹耦議者謂公於經術為深故粹然一出於正晚
益精詣鑄詞發藻必先秦兩漢為法在唐亦惟二三名
家耳宋以下若所不屑其見諸論撰莫不典則雅馴麗
質兼備至所得意不知於古人何如也惟公之學本欲
見之行事屬以記載為職周旋於文詞翰墨之間者三
十年未嘗有兵民錢穀之寄時或因事一見而其高才
卓識亦自有不可得而揜者弘治末火篩寇邊上備邊

八議正德初論時政四事會去國不果上今上登極復
進講學親政二篇其他所著如國猷如食貨如儼皐言
如教太子皆卓然經世遠圖惜乎不究厥用晚雖邂逅
一奮而適丁時艱正言危行幾以身殉蓋方救過之不
暇又奚能有為哉及今聖天子圖治方切求賢如不及
而公則既老而逝矣嗚呼豈天不欲斯道之行耶抑人
事之罪耶方正德之初故老相繼去國天下事未有所
付而公又以正去於已則得矣其如天下何故有隱忍

以就功名者君子與之然自今日觀之果孰多少哉嗚呼人臣之義要當出於正也

周康僖公傳

周公名倫字伯明蘇之崑山人也舉進士知保定之新安新安鄙小邑而科謫為煩更前政隳弛胥徒並緣為姦公總核鈎校賦役維均民視常出率損十五又其民素苦馬牧故事受牧視地地有更易而賦馬不殊公為審畫調停俾彼此相資而兩利之常牧之外復有寄牧

歲歉民疏馬無所付為疏於朝竟已之在邑數更旱潦
為修古常平之政民饑穀翔則損值分糶歲登有贏則
平值收糶自是廩庾常充而饑歲有所恃矣邑有長溝
諸隄已壞為小民病賑饑令民實土受粟粟多寡視土
賑甫畢而隄成矣因行視陂渠湮廢者濬而通之乃道
民灌溉教之樹藝邑故有粟無稻至是稻連阡陌民知
稻食而地無不闢矣於是興修學舍集生徒肄業其中
親為講授文教聿興邑以大治部使者上其治狀徵入

為監察御史時孝皇賓天內朝日設齋醮僧徒雜集上下糾紛公上言新政之初不宜崇尚異教宮掖禁地不宜異類闌入又以北虜充斥邊關多警奏免各處守臣進香因條陳備邊六事大要言多事之餘帑藏空虛不可不究邊儲方急不可不足居庸紫荆等關白羊潮河諸徼密邇京邑不可不為之備至於人材用舍漕運虛實皆當今所急不可不謹太監李興提督山陵言者論其侵刻誅謾有旨下公勘問公盡法探竟得其侵漁債

事諸不法按劾抵罪時武宗初政喜公不畏權勢特賜
寶鈔羊酒以旌其直尋被旨閱實邊關聞父病瘍乃移
疾歸省抵家而父亡遂解官持服時逆瑾用事京朝官
在告不得逾年逾者罷敘公業已與告不得言守制竟
坐逾期致仕五年瑾誅再起為監察御史會朝廷更化
上新政五事首言大學士謝遷尚書劉大夏及一時放
廢諸臣皆國家舊人去不以罪所宜錄用南京江防國
家險塞守非其人事多廢弛所宜緒正南北直隸山東

河南荐經盜毀民庶瘡夷所宜賑恤田野荒棄所宜經
理所在刑獄賊緇狼籍所宜程省江南郡縣賦稅多為
主守乾沒宜令番休督之所言皆深切事情多見施行
明年出按山西屬北虜入寇越十八隘口徑渡滹沱河
公劾奏總兵官都督神周備禦無素疏捕不時都指揮
周鳳職卑負重不堪任事淺謀寡識不能有為是致狂
虜橫潰多所失亡乞別遣有名重臣假之事權庶以備
控扼時各鎮兵官多擁兵自保不相救援虜至不能獨

禦故多失事公言宣大延綏鴈門等處雖各有分地而
勢實聯絡今諸兵官各擁重兵杜門觀望坐失事機乞
調遣各處遊騎官軍各駐近邊互相犄角庶緩急有賴
不至塗敗從之在山西逾年扶微興壞隨事貫理擿伏
發蔽不容遺慝以其地歲有虜患尤致意邊防興修代
州城及各關堞口月城修復省城南關築寧武關土堡
疏捕劇賊絨玉等四十九人而撫散其衆境用敕寧雅
重名教所至興學校表章先賢薦揚孝節凡禮文之事

所得為者舉行無遺嘗行縣至高平夢兩山對峙麓有
藋祠詢之曰帝王廟也明按澤州道謁成湯祠頽毀荒
落宛然夢中所見因命有司興修復其侵地又於平陽
修復堯祠祠左右祀玉皇霸王淫瀆不經因令撤去易
以舜禹二祀留意人才所薦達若布政使孟鳳知府劉
文莊通判韓邦奇諸人後皆有聞於時是歲境內黃河
清公因具奏言本境水旱頻仍黎民阻饑去冬雨雪雖
時未見收穫寇盜未平未盡綏輯北虜雖退未忘南牧

今茲黃河澄清乃地道泰寧之象殆兩宮康寧中宮和順所致宮壺崇嚴臣下莫測陛下以事驗之果休徵協應自宜遣祀更乞鑒天心眷顧之隆體地道効靈之實益加修省以荅神貺且言春秋不書祥瑞書有年者紀異也不以為祥也非不書祥恐因祥自懈耳此孔子教萬世之道也時武廟在御久頗怠於政故因以諷之九年還朝奉旨揀閱京營官兵撫鉤宿壺得其循習之敝條上八事皆營伍要務所宜建止者詔所兵議行之武

廟久不視朝事多怠弛公上言今四夷朝貢歲無虛月
辭謝之日不得一望清光侍直官軍與朝叅官員進止
參錯或至搪突失容品官服色各有限列今任意被服
無復等威乞加約束釐正以肅朝儀又言本朝慎重刑
獄每五年則命廷臣審錄中外殺囚比緣朝廷多事海
內四方寇攘久格不行經逆瑾亂政之後尤多冤濫頻
歲災沴或由於此乞修故事差官審錄以召和氣太監
劉允奉旨齋送供往烏思藏公言番教虛無寂滅本無

裨補世所為崇重之者以能祛禍作福有益國家耳今冬暖河流天時失候令番僧在京師者禳之果能調變二氣以正節令乎四方頽弊帑藏空虛能神輸鬼運以足國乎虜款不庭警報日至能說法呪咀以靖邊疆乎且烏思藏去京師數萬里往復動經數年行李往來不無供頓之擾使臣遠涉必將假道西夷一或失調必啟邊釁無益國事有損於民乞收回成命以安人心以靖中國疏奏不省十一年陞南京大理寺丞十六年召為

大理寺右少卿進左少卿嘉靖元年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管理院事母老乞致仕不允特命馳傳送母還鄉未行母卒遂以喪還四年服闋即拜南京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奉敕提督江防兼理院事五年進本院右副都御史兼職如故在南京二年親歷安慶九江諸處周視江洋要害地理嶮塞及控扼事宜條列上之六年世廟成奉表入賀適遇災異自陳求罷不允是歲正月會同南京吏部考察官僚再疏求罷不允尋陞南京工部右

侍郎召為兵部右侍郎協理都察院事七年進左侍郎提督武學是冬陞南京刑部尚書八年召為刑部尚書逾月再改南京時大學士桂萼以言去國而所比私人有旨下獄窮竟大學士張孚敬請緩其獄公以法對頗忤張意張桂方得君用事遂矯制出公云公析律詳明練於時政前後官法比多所規畫屢獻大獄平反為多時法久敝滋吏得舞文為姦利公因推明律例條七事上之皆誕章石畫切於事情詔下法司議行著為令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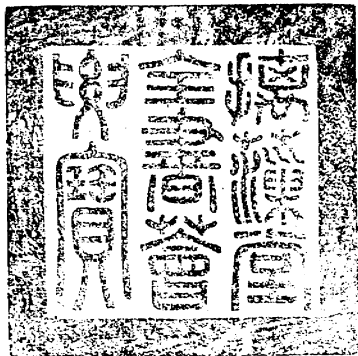
年災變自陳不職乞罷再疏皆不允十一年年七十因
奏滿陞見引年辭免不允十二年再疏於是四疏矣始
得旨致仕二十一年年八十卒是歲七月一日也訃聞
贈太子少保諡康僖再賜祭命有司營葬如制公端靖
修謹不立厓異而臨事舒緩出言平實平生未嘗以色
待人又能與人為善人所為苟當其意輒為之傾盡居
官持大體不事苛刻然敬慎不苟有所施置必當於理
外寬和而中實介辨初為逆瑾所害或請賄免不可及

被復家居瑾復鉤撫舊事罰米三百石貧不知所出將
毀產以給同年友有為御史者權鹽兩淮力可以濟或
又勸之公曰事有義命毀方以求濟如義何吾終不以
顛頓困乏喪吾終守也其正而有執如此為文典雅明
潔必傳於理詩尤新麗所著有貞翁淨稿二十卷奏議
二十卷西臺紀聞二卷醫略四卷子三人鳳鳴正德九
年進士今為大理丞鳳起鳳來俱國子生 文子曰故
大司寇莆田林公俊嘗為某言人貴有守然須恂悞醢

藉求之當時其周伯明乎余識周公於舉子時今五十年矣和厚質本未嘗見其忤物林公一代偉人平生刻廉操切訐直自將尤慎許可乃有取於周公必有所以深當其意者觀其在逆瑾之時而不容於瑾處張桂之間而有所附麗是豈脂韋委瑣一於和厚者哉崔元始有言貞一之士不曲道以媚時不詭行以邀名周公其貞一之士哉



甫田集卷二十八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助教臣黃昌禔

謄錄監生臣蔡枝華

謄錄監生臣楊兆豐